三淵年譜 全

三淵先生年譜上

癸巳皇明毅宗皇帝崇禎紀元後二十六年本朝孝宗大王四年閏七月初五日午時先生生于漢師明禮坊寓舍

母夫人羅氏懷娠有夢龍之異

甲午先生二歲

乙未先生三歲

丙申先生四歲

丁酉先生五歲

戊戌先生六歲

己亥先生七歲

庚子 顯宗大王元年○先生八歲

辛丑 先生九歲

壬寅 先生十歲

癸卯 先生十一歲

甲辰 先生十二歲

幼時豪逸不羈日與里中兒劇遊且喜象戲能屈長者一日母夫人責其不讀書對曰衣我濶袖當讀書母夫人即製衣之先生自是勤讀不復遊戲

乙巳 先生十三歲

就學于童蒙教官金公時亮

時考文忠公位高務劇未暇課書母夫人憂之文
忠公笑曰此兒自可善文不須憂也仍誦道其所
作空山月照驃騎營大海風動龍驤船之句是歲
先生始就塾師雖風雨必往如期○先生記性捷
敏凡人所難誦如書之禹貢讀三遍輒誦誦輒不
忘句語尤警拔一日長者命韻應聲曰風鳴綠竹
報清秋白鴈初飛螢火流梧桐階下月如水影落
碧牕人自愁仲氏農巖先生亟稱神語又嘗有巷
褢每尋顏子樂袖中三絕仲尼編之句蓋氣像已
自如此卓犖有大志於一切芬華視之若浼

丙午 先生十四歲

丁未 先生十五歲

受學于靜觀齋李先生端相之門

時李先生休官講學于楊州之靈芝洞農巖先生方處甥館先生以文忠公命隨往受業李先生大加奬許致書文忠公曰某也文理才格日覺長進前頭步驟誠不可量且未見其尚有不羈之習設有之善變則可期橫渠之學何足憂也

戊申 先生十六歲

正月聘夫人慶州李氏

吏曹正郎諱世長之女白沙文忠公恒福之玄孫

二月祖考同樞公卒

五月哭外舅李公

先生少俊逸既冠又折節爲紓緩李公甚器重之

臨沒託其妻子時先生年纔十六所居且十里日

早食步往勸課其孤兒外姑病與夫人至誠救護

然於內外之防持守甚嚴以終其十三月之制

己酉先生十七歲

九月哭靜觀齋先生

有祭文後又有追述詩及言行錄

庚戌 先生十八歲

冬省仲父退憂公于江華府任所

棲積石寺讀書

辛亥 先生十九歲

三月陪農巖先生遊天磨山聖居山諸勝

四月遊金剛山

先生在婦家一日讀孫興公天台賦忽起山水之想飄然出門婦家度不能止急治行李而及之是行遍觀山內外諸勝歷數旬乃歸○先生文章日富而雅意高尙不肯進取母夫人以爲但做小科

猶是儒生且足以悅親强勸不已先生出而試庠

序試輙魁擢其詩格法雅健逈脫窠臼每一篇出

都下誦傳大學士金公萬重擊節嗟賞評曰格調

之高古近代所未有

壬子先生二十歲

癸丑先生二十一歲

二月中進士一等第三

壬子式年試退行於是年而伯氏夢窩公亦中二

等○先生自是遂絕意公車大肆力於詩道上自

三百篇楚騷古樂府下逮唐宋諸家精治熟習模

範折衷用成一家之則又嘗好修煉之學愛看叅
同契諸書潛心研究却滋味尚服餌數年知其無
益而棄之

秋省姑母 霽月堂宋公奎濂夫人 于懷德轉遊俗離山白馬江
永保亭諸勝

甲寅 先生二十二歲

三月陪農巖先生迎拜文忠公于平壤仍省伯父谷
雲先生于成川府任所
　時文忠公使燕回還

乙卯 肅宗大王元年○先生二十三歲

四月子養謙生

秋遊麟蹄寒溪山

寒溪雪嶽之南枝也有懸瀑一百七十丈是爲寒溪瀑其北有水簾洞曲百潭諸勝巖壑奇邃伯仲楓嶽而地極荒絶遊者罕及先生始闡其幽欣然有卜居之意

九月奉母夫人省文忠公于靈巖謫所

時羣凶擅國誣悖　東朝文忠公上章極論遂竄是郡

十月遊月出山轉訪竹林亭

亭在鳩林玄參奉徵所居也

丙辰先生二十四歲

二月遊道岬寺

弟圃陰昌緝俱

三月遊萬德山白蓮寺

還京

遊北漢

族姪士興時傑士敬時保俱

六月讀書于三角山重興寺

先生數年以來連住此寺讀書終日不輟聲時方

酷暑傍有西瓜可沃喉而惜其晷刻之費以至腐敗而棄之寺僧傳爲美談

秋省靈巖

先生自少事父母誠意精力絕於人文忠公深愛重之有事必與先生議之

十一月還京

見拙修齋趙公聖期

趙公隱居南山潛心窮格之學造詣深邃而世無知者先生聞而往訪趙公與語大悅傾倒其所嘗學者自此從遊講論殆無虛月遂成道義之契

丁巳先生二十五歲

上農巖先生書相勉以窮格工夫

畧曰禮樂律曆兵刑山川官制食貨之類凡民之日接而不察者也然非在僻書具載墳典苟能尋派逐條精究而細推亦無難解之理須大做東坡讀法若究地理則自禹貢職方至漢書地理志上下探索旣得解了更究他事隨其難易遲速其時月而終必畧其沿革采其損益作爲冊子每至讀書常置左右追後有得輒亦增添則得寸得尺無非我有而旣解者愈精未解者幾希矣

七月省靈巖
十月還京
子致謙生
十一月讀書于松山南氏家墳庵
戊午先生二十六歲
二月陪農巖先生讀書于重興寺
圃陰俱
三月省仲父于石室在楊州
陪農巖先生省伯父于谷雲在春川
四月省靈巖

六月奉母夫人還京

九月文忠公量移鐵原迎候于楊州仍隨往

冬棲寶蓋山大乘菴在鐵原

己未先生二十七歲

二月遊冷泉

諸兄弟俱

三月遊金剛山

七月始卜居于三釜淵之上源村名龍華

三釜淵在鐵原豐田驛東十里其源發於太華山

流爲層瀑匯而成三淵以其形窪圓如釜故名焉

先生愛其洞壑幽邃可合盤旋遂卜築仍以自號

麁衣草履混跡漁樵人不知其爲簪纓子弟也

讀易學啓蒙作後天圖說

時已畫室入三釜淵○先生嘗曰啓蒙不可只一

向讀而已讀了後當看天地萬物自有輪囷絪緼

底意思如此方是讀啓蒙

庚申先生二十八歲

三月遊龍華石泉寺

圖陰俱有記

四月文忠公特拜領相還朝

時楨柟堅諸賊謀危　宗社事覺凶黨竄殛朝廷清明文忠公首膺　寵命焉先生獨留三淵課奴斫畬讀書哦詩以爲樂

冬謁尤齋宋先生

時宋先生起謫中拜領中樞被召赴闕先生往拜質問經史多蒙印可

十二月哭妹李氏婦

辛酉 先生二十九歲

擧室還京

親命也

壬戌先生三十歲

搆洛誦樓于白岳之陽

始營京第凡十餘楹而別其東一間爲小樓取莊周語名以洛誦樓前鑿三池以象三釜淵日與同志數人讀書賦詩於其上

遊松川在楊州

遊俗離山

舟遊驪州

被薦

時　上命薦才行之士右相金公錫冑以高文卓

操薦先生

癸亥先生三十一歲

秋遊曹溪寺鳳興寺

十二月哭季弟澤齋昌立

澤齋學詩於先生才格絕人先生奇愛之獎勉陶鑄相視若師友遂建書齋于洛誦之側與洪有人等諸人日就考業將以大振風雅不幸遽歿先生痛惜終身有哀章祭文作傳及遺稿跋

謁尤齋先生于水原萬義村

甲子先生三十二歲

移書拙修齋論詩道

趙公論我東詩人以車五山李東岳爲大家正宗

先生作書辨之仍極論古今詩道凡千有餘言

秋遊一絲亭

亭在楊州德淵江上谷雲先生所命名先生記之

遊西溪超然臺西泉屈浦石泉寺諸勝

遊春川淸平山入谷雲

入三釜淵

乙丑先生三十三歲

上答文忠公書

畧曰予有膏肓之疾厭諠愛靜每有會意徑然而往自得茲邱貪戀已甚永矢爲藏修之所然親庭在京不可遠離故作室于孔邇之地爲永久晨昏之奉至若宿處難忘則庭闈無恙之時以婦子來過數月或半年收葺未完之田廬身則不必隨而長留不害爲依舊在側蓋先生自癸亥復爲往來棲息于三淵文忠公慮其長往以書誨責其對如是

移書拙修齋論太極圖

畧曰太極圖獲聞劈析退歸尋繹則除第一圈奉

置爲太極以外自陰陽而下諸圈不欲以太極之
名歸之至以陰陽中圈爲中虛白處而已恐不免
與圖解翻反理之與氣難言先後雖可分開而截
斷而上之挑出而外之者所以明爲本體也爲統
體也此之謂不雜形氣之太極及其流行在物則
即陰陽而爲不離陰陽之太極即五行而爲不離
五行之太極以至即氣化即形化無不皆然雖所
乘異勢所含殊品而其理則貫故名之不得不曰
太極圖之不得不以一圓此濂溪所以明白示人
之丹青而竊覵執事之意有似愛惜太極之名加

諸二五諸品慮或虧損體面侵漫界分者然苟如盛誨二五二化之圈非畫爲太極之象直是表分羣品之圈則何其形疑於太極而義乖於不雜乎

又答拙修齋書

畧曰僕賦性偏滯蒙養無素以是之乎墳典也則貪多務廣無從容涵泳之味之乎山川也則勤搜强探無優遊自適之樂適有感悟深以此心之見役於物爲大羞間或危然高坐尊吾德性而忽爾放觀則天下之物元無可擾吾方寸而侵我和樂者然後暢然反身而如可挹太和之眞味及讀中

庸又覺此道之在天地無間斷無空缺惟其無間斷也故人之爲道不可爲之於今日而輟於明日惟其無空缺也故不可行之於此地而廢於彼地夫如是故不得不俛焉孳孳而樂則在中焉此君子之所以高山景行式歌且舞者也又曰山中所見蒼峰歛彩黃木葆根白雲冲默於其間隱若動極復靜博而反約者然是吾日夕之玩而于以嚮晦入息也

觀瀑東谷轉遊金剛山

四月除掌樂院主簿不就

以文忠公侍藥勞有是除

五月出石郊送農巖先生北評事之行

弟老稼齋昌業郊莊也

遊渼湖

十一月觀李氏妹改葬于廣州

丙寅先生三十四歲

夏從文忠公于盤溪在果川

哭一簀任公座

任公遂於易學先生甚敬重之有祭文挽詩

奉別伯父于一絲亭仍遊楮子島在漢江上流

谷雲先生方赴任清風

丁卯先生三十五歲

正月子厚謙生

八月搆亭于楮子島

先生不樂於久處闠闠愛楮島江山之勝卜得一區名曰玄城而文忠公亦有退休之意命作亭以先居焉有上樑文玄城雜咏○先生讀周易一日登樓賞雪慨然歎曰江山雖淸曠世道日益險吾恐其不保居矣未幾　中壼遜位諸賢相繼竄逐人服其先見

遊南漢

冬往返三釜淵

戊辰 先生三十六歲

三月遊清風丹陽寧越堤川諸勝

時農巖先生宰清風先生同舟往赴遍探四郡酬
唱甚多詩人洪世泰從有丹邱錄又有日記

四月還京

秋留玄城

冬復出玄城讀書

士敬俱

遊回龍菴奉恩寺

己巳先生三十七歲

正月拜送文忠公南行至果川

時文忠公奉　太祖大王御眞往全州

二月文忠公謫珍島陪往

時羣小又得志　宮闈將有罔極之禍尤齋先生首被竄逐文忠公兄弟相繼遠謫退憂公謫長鬐

四月九日文忠公受後　命于謫所

先生叫號冤屈不欲生全而猶且與諸兄弟相勉應變處事一以其義

五月行葬禮于楊州栗北里雪谷奉几筵寓金化邑
村

八月移寓永平白雲山下

先生執喪踰制哭泣之聲隣里不忍聞寢不用被
坐不藉苄竹器木匙食不過數溢形柴骨削氣息
凜綴幾不能保

十二月聞拙修齋卒

後有追挽又撰墓誌銘○先生嘗謂近世之學惟
拙修齋見得大意始知所謂格物致知者不止於
書冊章句之末其談辯滚博議論灑落至今猶往

來夢寐間到得有不可與俗人言之事便有起來

九原促膝商量之意而不可得也

庚午先生三十八歲

十一月迎哭仲父喪柩于忠州

十月退憂公卒于謫中後撰墓誌銘

辛未先生三十九歲

三月哭同樞趙公逢源

趙公曾爲童蒙教官先生幼時從伯氏及仲氏往

拜之後撰墓碣銘

六月服闋

十月入淸平山轉入寒溪而歸

答圃陰書

畧曰今此披閱內典初非欲究竟修證也無以遣日聊復爲爾自罹荼毒一片神明之區盡爲痛寃懣欝之氣所蟠據駭掉沸戰無一刻平靖之時蓋已成狂疾特未發出耳以此方寸可使之立大本而行達道乎所謂解維正柁氷釋理順之意味自是闖門墻得欛柄者之說耳非所以誘日暮途遠之人也因吾身之難立而擬儒道爲支離不簡余所不敢聞儒道之易行而謂吾力足可跂及余所

不能嘗中夜未寐倚壁摽擗腸肉盡裂則輒持粟
谷以妄塞悲之說三復流涕我思古人豈不以至
慟難寄寄之無生而身世無聊依於枯空而然耶
然哿矣粟谷以年則少於我矣以情則不如我毒
矣葢猶有轉身之路廣也今余則已矣已矣命之
窮矣其將與堯舜周孔之道悢悢作別耶時先生
旣外除猶處苫塊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處至痛
結轖無以自解則往往寄跡山寺經月不返繙閱
釋典以遣悲悶陰以捨經傳耽佛書上書陳戒先
生答之如是已而復讀中庸大感悟自是遂專意

儒學先生嘗論儒釋之別曰釋氏不分眞妄皆云妙用運水搬柴之說是也至若山河大地以爲此箇靈明圓光都映得他蓋只見得圓滿却不知有方吾儒能於圓處識方方所謂物之則是也大抵儒釋之辨在宋朱子最密在我　朝栗谷最密朱子少日尊其道師其人栗谷亦於其說窮究爛漫故也余嘗看得熟故於彼此界分頗亦有見

冬成長子婚

壬申 先生四十歲

三月樹屋于寒溪瀑之北

夏寓居楊口

八月入雪岳尋曲百潭

十一月還三釜淵

冬哭妹婿李汝楫涉

癸酉先生四十一歲

春寓居楊根菊淵

四月迎哭外姑金淑人喪柩于抱川花山

九月移居蘗溪

在菊淵東北數里號蘆門里卽朴思菴淳之捨與

南東岡彥經者也先生每欲滅景窮山自絕於世

而不忍遠離母夫人且爲省掃松楸寓於菊淵遇
虎噉奚奴之變移舍於此距先壠四十里頗有溪
壑之勝名其溪曰黃蘗名其堂曰含蘗後壬午南
清風宅夏環四山乞與之先生以詩謝之有一半
華山元夢賚有如白水豈文書之句先是有華山之夢

十一月省伯父于石室

時谷雲先生壽躋七旬獻壽序壽詩

甲戌先生四十二歲

四月　上特命復文忠公官爵　賜祭

時羣凶屛黜　坤聖復位文忠公特被復官之恩

先生自巳巳後腐心沬血六年如一日寢食諸節恒以罪人自處至是復常度然常居外寢以終身

讀論孟精義兼看朱子大全語類

漫錄曰論孟精義即裒集兩程橫渠及程門諸子所註解合爲一書者而自中國追到纔數十年故雖尤齋亦於晚年得見未及研究嘗自恨歎云今閱其書如參對諸賢於丈席之內而上下叩質準之以朱子所取捨歷歷分曉誠不可不益加鑽研也士生衰末無一事可樂獨於文書得見前賢所未見者亦足爲快

五月覲從甥洪有人葬于積城

有人谷雲先生外孫也天賚甚美與澤齋同學于

先生先生甚期待之不幸遽歿先生悼惜之往視

其窆有輓詩祭文後撰蟄窩遺稿跋墓誌銘

冬留盤溪

乙亥先生四十三歲

四月覲外舅李公改葬于抱川花山

後撰墓表

秋遊逍遙谷在蘗溪近處苟度菴在永平轉向江陵訪李仲

培蕃同遊新興寺日出庵上院寺

還蘖溪
入京送雩沙李公世白赴燕
有贈詩
入木食洞在楊州
丙子先生四十四歲
春挽林滄溪德涵泳
先生嘗曰拙修後爲學規模能占得地步廣濶者
惟林德涵爲然
留石郊
時稼齋有疾先生留護

五月被選　書筵官付軍銜

因銓臣崔錫鼎建白也

冬留松栢堂

石室墳菴也時農巖先生定居三洲先生往來留

連講論疇唱殆無虛歲人擬之河南兩程

丁丑先生四十五歲

三月哭女婿尹世亮

有祭文

春還蘗溪

著智字說

農巖先生辨知智二字以救雲峰之失學者或認以智不管知先生作是說續明之畧曰雲峰所引朱子之說朱子本以訓知非訓智也訓智自雲峰始而其失有兩重焉道器之有上下而降體爲用於其用之中定理與明覺經緯有別而又復渾而一之畢竟以覺爲性農巖於此憫其心性之混不得已析言之曰智是五性之一知是一心之用是蓋道器二物之辨非五性間架之爭也農巖亦嘗說智者別之理別之於知十與二五之間耳曷嘗有智不管知之意乎蓋五性之用乘乎一覺者自

惻隱以至是非知是知非其稱亦知則以知乘知易爲混併者勢也然其渾融之中各有所還炳然靈妙者還於心之用判然貞固者還於智之用心性情分合之妙政在於此是固難言求之於彷彿而已若在開眼察物之際邂逅鳶天游而魚淵躍瞥然觸機恍乎其朗悟心之爲才可用於是非者靈且妙如此至於上下之位飛躍之品在物其歷歷而自我而上之下之飛之躍之種種差別有不容混且易焉此則是非之天確乎其眞者也蓋炳然之妙以照爲能故稱之曰明判然之實以定爲

則故稱之曰貞貞者智之本色也物至而知事過而藏今日之藏又爲明日之知知仁知禮知義乃其所藏之該者也是以三端之發智未嘗不爲之先焉易大傳所謂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吾欲以取譬心智二用周子所謂無極之眞發知之神吾欲以取釋心性二體今之論者有見乎圓而神而未見乎方以知徒知靈妙之爲知而不知貞固之爲知始則捨貞固而取靈妙所以論其用者心也非智也終乃以神明之稱猥加沖漠之尊所以形其體者心也非性也性則沖漠而已曷嘗

有許多事乎蓋道器不別則有精爽與無聲臭雜矣體用不別則有運用與無造作亂矣理事不別則論德行與論性情累矣凡此差失可論甚多而要之神明二字爲祟於初輾轉至此東邊拾得一智字知字西邊掇得一神字明字湊合而彌縫之其於道理大處漫境界而傷體面豈不惜哉

秋遊合江亭

時族兄盛大宰麟蹄也

冬遊曹溪

稼齋俱

戊寅先生四十六歲

春百淵精舍成

百淵卽曲百潭也前歲上谷雲先生書有曰百淵之事已立四五間茅棟蓋葺粧點亦有措置明年春夏間可期一臥百年之計亦已丕定矣至是竣事

省夢窩公于白川任所轉向海州尋紹賢書院

三月留松栢堂

五月哭季舅羅公碩佐

有祭文後撰墓碣銘

六月書絕崔相錫鼎

時崔爲領相陳請用已巳凶黨李瑞雨等六人先生極痛恨貽書絕之畧曰不佞與閤下兩家而實有四世之好至於今日閤下之紹明先訓大有舉措索性而無餘地則世好於是乎世讐矣昔我曾王父以不能善媚新皇帝大見惡於尊大父遲川相公夫其嘻笑之怒載蓄於裂書之日擠軋之手稍露於削卜之辰進而密勿前席者則以將舒旋慘激雷霆退而唱扇羣憾者則以浮抑沈扶爲呼吸於是碩與道長輩承其氣息蝟集而蜮射之必

欲甘心於會王父幸其天定孔固　仁廟至明得
以免夫大禍雖以遲川公工於捭闔利用殺活而
計亦有不盡行者獨其貽厥孫謨培長凶黨之氣
勢者至於今浩浩餘波也先人則以孤衷直道立
乎其間曾不以利害之滿前而少變宿講之先訓
則焉得免夫卒罹大禍嗚呼自庚申而爲已已固
有所幽贊之者喜其成也則竊竊酌酒而相慶自
已巳而爲甲戌亦有所大不悅者悶其覆也則汲
汲被髮而營救閤下之形迹亦八九分涉乎疑似
至於諫院塞責之啓蓋出於閤下謀室中聚首商

量若舉其啓辭中要語則所褒此者有曰精忠諒節守正鎮僞所誅彼者有曰揑誣搆煽戕賢毒正陳先人心事與寃枉曲折雖使不佞輩瀝血而書殆無以過之及觀其奏當也則於其罔赦曲爲分揀畢竟待之以薄過輕犯若是則初何不稱停其致討之辭耶將叛者其辭慙其情態固難掩也內旣有膠漆之好外雖欲斧鉞其討誠不可强爲亦旣同其謀分其利矣不與之比肩周行情豈須臾忘乎果然今日一併洗拂牽復而式序之不惟曰無可罪且將黙賞其功閤下之心術於是乎全體

呈露而前後戊寅亦可謂同一套矣象村申文貞公嘗曰我國國脉之傷職由士禍連仍凡係戕賢毒正之類生不能劊肉机上則死當十世不宥不若是國不爲國古大臣忠慮於國者所執多如此如閤下意見方且以紹明先訓建立師門爲能事奚暇夫愍痛士禍愛惜國脉乎曩者家兄之鳴寃也自 上降批褒先人之純誠則曰可質神明愍其至寃則曰飲恨泉塗有討於胥人也則曰前代所無之憯毒惟此兩節語意蓋與諫院啓辭同條而一貫上下停當亦可謂已成文案順之則我爲

賢爲正而彼則宵人也反之則我非賢非正而彼亦非宵人也要之不可兩存於天地之間今欲作如許擧措則無寧盡翻舊案而快定國是 上旨之會所未愜者亟請反汗自家前議之紕繆失當者亦宜分明首實次第擧行自有事在寧容若是忽忽乎嗚呼死生非少故也殺人之命非細罪也況大臣生殺關係甚重而公案亦大受誅而死則罪在死者抱冤而死則罪在誣者是宜審細勘覈明白判斷以順國人之心此爲何等事體而看得若是輕忽而處之若是糢糊乎自甲戌以來崇奉

大臣之道峻極于天黃裳可唾也逆鱗可狎也一
語之涉乎台鼎非桁楊則瘴癘先人化碧之恨永
結于泉壤而彼凶之朱芾斯煌者依舊於搢紳等
大臣耳或輕於腐草或重於泰山豈今之大臣固
有貴於昔之大臣耶蓋嘗有管束　慈殿者矣先
人犯鋒而請討之有以弱主誣　大行者矣先人
奉命而按治之惟此道理誠亦異乎今之坐廟堂
者護逆而育賊愛身而後君別自有事宜也其重
以彼其輕以此亦可以觀世道已矣敢問先人之
所見惡於閤下者何事彼凶之所見德於閤下者

何事彼凶之功與能他未見焉特著於戕害先人而乃蒙閤下所褒用則所戕害先人者非鄭之仇乃子西也據此已露之面譸其既往之迹疑似之八九分者今則十分決矣然則閤下紹述之道典型則是而於其所以禍我者過於太猛於其所以定國是者失之太弱得無有嫌於毋忝而或愧夫純德耶詩曰雖曰非予既作爾歌又曰不愧于人不畏乎天閤下倘於夜氣清明之會霎時返照則將必惺然悟惕然汗而不覺愧情動焉由此而得其本心故自不惡雖未能得其本心而亦將悔前

之兩用其心怏然改圖大膽行事亦是一格但閤
下平日善爲陰陽態色以籠絡人尋常語及於先
人則雍容其禮曰門生座主於不佞亦嘗待以少
友親譽之有素今則不可如此敢以咫尺之書竊
附於朱穆古義
冬省母夫人于江華府遊摩尼諸勝還蘗溪
時夢窩公留守江都
守歲于三洲
己卯先生四十七歲
二月歷石郊還蘗溪

三月省江華府還栗北
四月省江華府
五月陪夢窩公還京
七月觀從子好謙葬于平邱
後撰墓表
迎哭邊慶典伯是喪柩于東郊
已巳禍變時是伯以地主出力庇喪風誼過人至
是其喪柩至自關北先生操文迎哭有輓詩
冬讀書于赤城寺
守歲于木食洞

庚辰先生四十八歲

春省江華府監先集印役

文忠公文集自前年秋開印于江都至是訖工繼

印澤齋蟄窩兩稿先生與從子濟謙出府後洗心

齋設宴饋效勞工匠有小記

省姑母于懷德

八月遊瓶泉在聞慶歷俗離山還尋華陽書院轉遊仙

游洞

是行觀從子彥謙醮禮于韓山

九月尋嵩陽花潭兩書院觀朴淵瀑

時夢窩公留守松都

十月哭從子崇謙

崇謙才行過人且長於詩先生奇愛之不幸而夭

先生深加悼惜有祭文輓詩又撰觀復稿序

辛巳先生四十九歲

二月哭送金叅奉器夏喪柩于長城

器夏忠信好學先生嘗愛之庚辰冬患痘于　厚

陵齋舍先生念其無人看護亟往視之備致醫藥

及歿躬檢棺斂又爲之加麻爲文以祭而治送本

鄉

三月哭伯父

有祭文後撰墓表文集序

八月觀靜觀齋先生改葬于加平

壬午先生五十歲

二月奔哭姑母喪于懷德隨引到鎭岑歷訪中伯謙

愈不遇轉尋洞鶴寺神藪水石在公州而還

伯謙遂菴權公尚夏門人居鎭岑○有日記在塗看

大學或問誠意章差排自欺之根萌幹三條以自

警

三月讀書于木食洞

兼看太極圖推朱子圖解意畫太極人極聖極三
圖○有日錄

四月觀伯父改葬于石室

還蘖溪

答申伯謙書論爲學之要
畧曰或有謂朱子之後義理旣明不勞講究只有
踐履此不惟爲自怠一說其瞎人眼目亦不少夫
道若大路朱子固引路之善者也然其所以引之
不過使當行之人飭車兩輪以足步目而行而已
猶恐有廢一不達之患則又從以丁寧申戒不一

而足今乃反其說於朱子之後曰隻爾輪冥爾行果成說乎朱子嘗論大學而曰不用某許多功夫看某底不出此言又何謂也夫道有體用隨勢而爲向背分合之殊聖賢言之則又微顯詳畧之不同故孔子一說孟子又一說（性近性善之類）則從後而和會之者程張程張之於孟子語有異同（氣質本然之類）從後而和會之者朱子朱子之於程張語有異同（太虛太極之異同經權人道心之類）從後而和會之將誰使乎況朱子之說又自有前後參差不容不辨槩歸一則豈可以朱子之不在而苟然放過不思所以竭吾心智

乎義理無窮學貴知新朱子之後儘有多少合商量也今之學者大抵心胷淺促本不欲作辛苦活計而又坐爲其自怠之說所欺只據其見成文義畧綽意見依樣指畫曰那箇是道理體面這箇是功夫節次而已全不會入心思量鍜鍊出來卒然有無方之問不測之刼則其窘立見蓋板本見在之說知能終身株守而石函出地莫辨其爲朱爲陸既骨之異端知能隨例痛斥而對面楊墨或不免認賊爲子學無實得無怪乎其到底憒憒所貴乎精義入神者政欲其不可如此竊謂由今之學

無變其塗轍以是爲黃屋左纛聊以自娛之計則可矣亦將以纂承夫考亭統緒則吾知其非誣則僭也故曰浮慕其人不若實體其道之爲確誦其言於稠人廣衆不若契其心於幽閒靜一之爲妙心與之融道與之符其言語其文字皆若出於吾之筆舌則坦然由之不疑其行何往而非光霽氣象乎

十月遊妙積寺(在楊州) 還留木食洞

十一月往懷德行季子醮禮轉遊俗離山龍游洞

成達卿(晩徵) 宋伯純(一源) 宋春圃(堯和) 俱

癸未先生五十一歲

正月入京旋還蘗溪

族孫明行內弟羅浚來會講太極圖西銘

二月除宗簿寺主簿不就

三月移書李德壽斥朴世堂

時朴世堂作思辨錄變改四書註解侵侮朱子又撰李相景奭碑文詆誣尤齋先生聞而痛之移書其門人李德壽嚴辭痛闢其畧曰朱子之道尤翁一意尊信捨命衛護尊閣其言則如尸祝之奉宗祊見其無禮則如鷹鸇之逐鳥雀其始終力戰羣

議屹我砥柱蓋欲回狂瀾而東之以接夫閩中正源而黑水旣西懷襄乎尼山灌注乎西溪流以派別方以類聚無怪乎其向背如此也蓋朱子之訓有關於世道而爲尤翁平生所執守者其大綱有四焉曰距詖淫以承三聖也曰崇節義以尊東周也曰嚴懲討以扶倫紀也曰惡鄉原以返正經也四義之行建天地而懸日星知我罪我其惟在此若西溪怨怒所在則豈不以其務勝護前之甚欲突過朱子上頭而遂惡其最所信奉者乎於是一反其所爲惡其距詖淫也則不憚以身爲詭經破

義之事惡其崇節義也則洒濯其腥羶汚衊之跡惡其嚴懲討也則扶植其護逆自全之徒惡其惡鄉原也則尊禮其同流合汚之類易鈇鉞爲華衮點銅鐵爲金銀紛然玉帛之趨菀爲淵藪之萃軒相（李相號白軒）家事亦其一也若夫尤翁之所以處軒相者則自有說話論其氣節之罷軟則極力揄揚乎三田頌功之文論其意見之汚下則强生崖異於 神德祔廟之議是固不滿人意而又以其居忠行廉依俙有似乎鄉原規模故攻之尤力不敢假以色辭此豈尤翁之私意哉又曰天下不可侮

者仲尼天下不可侵者朱子金河西有詩曰宇宙中間有二人仲尼元氣紫陽眞確哉言乎自生民以來固未有如孔子者而不有朱子發明其極致張皇其幽眇則孔子之所以爲孔子孰知其眞箇明快而亦何以啓裕後人不迷其門路乎此朱子之所以克配孔聖一體其道德高厚敎化無窮而未有能奪之者然朱子嘗竊自謂義理無窮人見有限遂不憚屈其至敏而從事極鈍工夫開口第一義曰仔細讀書蓋虛心平氣闕疑而求之以爲玩索之要循序致一以漸而廣焉以爲積累之基

剝一膜又一膜隔焉解一節又一節遇焉以無厚入有間吾與之虛而委蛇浸涵之不足又游泳之溫燖之不足又醲郁之咀嚼之不足又厭飫之融而通之會其有極則始見從上聖賢垂世立敎之意枝枝相對葉葉相當於是作爲訓義正其句讀莫不從其細心斟秤上出來尋常一字之訓或至百千易槀者有之夫然後義精理確顛撲不破雖孔曾復起思孟有靈亦將莞爾而笑不得不點頭要不可以粗淺拘滯之見容易立說破也未知西溪力量工夫比此如何而乃欲一朝突過之乎昔

者鑴賊之改註中庸也尤翁悶其護法者衆而致
討者之單也於魯西有先誅黨與之言噫其解嘲
之責在後人有一重擔負而溪堂文會亦不免隨
喜新說不違如愚其渾厚家風自是不招怨之道
也而大儒印可使彼一倍增氣豎拳擎拂自是始
豪暢由來洪水猛獸之害其亦有作俍而助瀾者
乎嗚呼世禍斬伐之餘銷鑠陵夷士風日偸駸駸
乎入懲黨錮之火色家諱已卯之道學理慾王霸
之辨則講論日短寒煖飢飽之識則趍避益明向
所謂建天地而懸日星者已矣人亾而言堙宇宙

間眞正一脉不絕如線緜緜延延寖以微滅於是
時也倡邪說於其間招凡民俊秀者而相與向僻
靜處附耳日夜以洗垢索朱子之瘢爲事嗚呼其
亦甚矣

五月被李廈成等上疏詬辱

李相之孫廈成等稱以爲祖辨誣侵辱先生語甚
醜悖夢窩公陳疏卞之曰廈成等猥擧臣弟昌翕
私書因以及於臣之先世以臣曾祖文正公臣尚
憲嘗稱景奭斯文鴻匠其不以碑文一事爲疵者
可見且擧臣父輓誄中語以爲尊尚德行贊揚名

節之證臣之曾祖固與景奭世好不泛而臣父則
又以其耆舊大臣常加尊敬矣然其所謂斯文鴻
匠者自是詞翰家推重之例語豈謂其道德名節
粹然無疵眞爲儒林之大宗師也臣曾祖嘗撰故
相臣李廷龜碑文而囑其家子弟曰愼勿使三田
碑書寫人書之夫於寫碑者猶不欲其溷人墓石
況於作文之人而不以爲疵其果有此理乎其後
李家令景奭書其碑則臣父兄弟嘗語及之而嘆
曰先祖意思如彼而却令作文人書之豈不可恨
卽此一語其所以處景奭者又可知矣所引輓誄

稱道之語誠有之矣然輓誄之文主於稱美其體
容有與平居尙論隨事譏貶者不能盡同廈成等
乃以是謂其尊尙悅服洽然無間而欲使為後人
者無敢容喙於言行得失則亦過矣
六月二十二日丁母夫人憂居廬于伯氏第
母夫人積年寢疾先生將護盡方藥餌飲啖裁制
適可諸兄弟皆歎其不可及至是先生年踰五十
而哭泣居處與三年疏食猶一遵禮制
八月行葬禮
遷文忠公墓合窆于楊州金村

甲申 先生五十二歲

答明行書

時先生以移書李德壽事大被一邊人憾怒嘵嘵者久猶未已明行以語默時義仰質先生答書畧曰當時衝口而發其於語默時義固不暇於料量而事過後見其患愈熾而毒愈肆則勿爲誠是也然此亦係人非其人言亦無力而然未必今日非可言之時也謂天下道理只有藏默而已而不復度時義之如何則是孔子之轍環有愧於荷蓧之肥遯而孟子之好辯太鬧於壺口之杜機矣孔明

之驅馳見輸於管寧之一榻而韓子之原道多事於承禎之坐忘矣蓋語默行藏正如陰陽動靜體用循環要不可以偏主也

答宋伯純書

伯純尤齋孫也時尤春兩先生子孫門徒以申伯謙事（此申伯謙撰尤齋辨誣疏中論李厦成所引同春語之事也）互相爭詰大生乖激之端先生悶之因伯純來質還書戒飭畧曰夫闡揚父師之志業主張斯文之是非其事固重且急而然要急不得須使方寸之地從容虛明庶幾其鑑空衡平而後所闡揚所主張渾然實理

中出非復有間氣所挾雜也然則操存省察之功
其可一日少緩乎竊嘗慨然於今世之所謂擡夯
師門紹明先烈者全昧於內修外攘之義茫然赤
地之上只以爭長較短爲事而至於正心誠意之
功讀書窮理之業皆不免倚閣一邊而所充擴四
端只在是非一路上殊不知旣無田地所爭者只
是閒氣耳又曰兩先生所遭侵剝於後人者未知
其於仲尼之武叔公伯寮如何而然子思之所以
紹明者不以此爲當辨其弘闡家學作爲中庸只
是原天人性命之微達學問誠明之極而及其稱

揚祖德則不過曰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而止矣至於日月之所無傷者則已付諸子服子貢輩之一二辨討而蕭然不以爲已事竊想其心地眞實氣象脫洒信乎其善能紹明者而因此慨然於今日曰凡爲兩先生後承者所患無一部中庸不患有武叔公伯寮耳又曰兩先生一德同宗如河南之并出炳然家國之同光若言其相敬交孚之靡間則試聽於高山淸氷之賛詞而可知其昭融終始洞澈幽明是宜世世萬子孫式好靡替也而一朝因甚來由庭戸遽隔毋論其彼曲此直或短或長

而他人說來舉皆曰可爲痛哭以執事之仁厚而
試一念及其忍以此爲不當惻隱者乎
六月遘疾危厲九月乃瘳
乙酉先生五十三歲
八月服闋除 世子翊衞司翊衞不就
歷省金村石室先墓轉往蘗溪留數日入雪岳
先生於數年前營建板屋數間于百淵洞口名曰
古庵意常眷眷形諸吟咏而以定省之曠不得往
留至是遂入山修葺室宇爲長往計○有日記
九月遊襄陽江陵杆城諸山水

食堂泉石土城瀑青鶴洞洛山鏡浦青草湖香湖
華巖寺等諸勝也有東遊小記
十月還雪岳
草上仲舅羅公良佐書
羅公尹宣擧門人也見先生抵李德壽書盛加慍
怒移書先生醜詆尤翁無所不至又謂文忠公平
日言議尊慕魯西於尤翁顯有依違之跡魯門蹤
辨時與我有所酬酢做出無根之說張皇錄送末
又以忘本分不遵先訓責先生先生以此事於先
人一生心事斯文日後是非大有關係不容泯默

遂作書一一痛卞之以農巖先生先有書不果送書畧曰下賜長書曲折雖多摠其大綱而提之一則曰尤翁之罪惡貫盈有不可不追誅一則曰魯西之高明純正有不可以玷黜一則曰先人於兩老之間慕悅有所表裏心迹有所依違觀此三段剖判可謂到頭而其爲小子之惑則有滋甚者夫尤翁罪惡所被其臚列歷數者可謂悉矣然竊以迷見論之恐後之見者有些沈吟於斯或并與其可信者而疑之何則以其數之也太備其發之也太晚故也天下有所謂百善亦有所謂百惡未必

盡聚於一處之謂也尤翁雖曰間氣亦安能蒐萬古沴慝而備諸一身乎捜諸宋朝惟賈似道貪饕淫穢弄權樂禍擬之於尤翁罪目差可相當而然其惡名之得則疇昔然矣豈如尤翁朝薰而暮蕕昔山斗而今塗炭乎向來欲求尤翁之惡而疲於吹洗者宜莫如已亥羣壬甲寅凶黨而觀其鍛織之辭極於遥執朝權而止獨無奈其日光玉潔著不得貪淫二字而莫汚內行之白也當時如得其一二疑似者則如此好題目必無掉過之理豈前人耳目之短而後人較長而然耶記昔甲寅年間

舅主謂姪輩曰李雲徵以鄰曲相過而每言輒侵尤翁曰宋哥是遥執朝權之人其言絕悖不欲再見姪輩於此竊所感服於舅主慕賢之誠而藏之胷中矣尤翁只是一箇尤翁執權是非至今未定乎一何也舅主所嘗切齒尤翁者端在於前後矛盾尤而効之得無不可乎下諭又曰汝何玷黜魯西姪之前書所未婉遜者只在於渾厚家風數句語自餘未嘗有凌踏語也今因答問之詳而請盡言不諱可乎栗翁有一確論曰晦齋無學問只是孝友善著述姪亦曰魯西無學問只是要欲依本

分作好人底規模然心有麁些氣有浮些亦未爲
醇乎醇者也盛贊所謂高明純正者倘或出於悅
服之太偏而然歟嘗讀魯西初上　孝廟疏矣始
則曰與友約死而不能死與妻約死而不能死旋
復曰非爲友也非爲妻也只恨臣身之苟活耳夫
旣與友約死與妻約死而不能死焉則以此引罪
自是終身事又何掉了其事便欲高占地步耶度
其心所未自慊者政在於約死不死上而　孝廟
之所儼臨愼齋之所力勸黽勉發端初非樂爲又
不欲自結實案受人嗤點故忽作飜身之勢以自

附於蹈海之高風多見其支離其心吞吐其語者
矣若其與黑水交際則其殆莧陸夬夬中行未光
者乎左之而畏尤翁之儼臨以春秋之討則降色
作謝曰吾將絕彼右之而怵黑水之提出江都之
累則好言以調曰爾無攖禍亦可謂迷於向背而
不自主張矣竊想其爲學規模大抵是學究家風
從初於古學格致之要似不甚留意理有未研心
有未瑩發諸言語者類皆包籠支吾喜圓惡方底
意味居多斬釘截鐵底議論常少竊觀其延攬四
方翕翕詡詡與之日趍於同流合汚底坑港者方

便多門父作子述淵源欠澄流弊漫漫吁亦可畏也哉然尤翁之有罪無罪魯西之高明不高明以姪身言之猶屬外邊底事雖權且倚閣亦無不可惟先人心跡間事竊有所千萬痛迫者先人之於華陽函丈心心相照事事取大戴以儒宗終始靡替而若言其朗州蓬山時事則風霜瘴烟之中交勗以坎亨玉成之道相與之際禮有加而誠彌篤以至死生禍福之與共嶺海幽明之靡間金石不渝鬼神可質是豈容百車交搆之說可行於其間餘子尋常之慕可較其疎密也哉抑又聞之先人

一隊彙進於　孝廟朝者一意宗仰無思不服惟
於兩宋爲然若以類牽連循次明揚者則市南魯
西草廬是也先人雅執謙抑凡於前輩一例致敬
若其扶植山林愛好人倫誠心所傾不啻飢渴苟
巖穴之有名未有多而不揚雖微魯西亦何慳於
鄉社俎豆之事乎其隨例稱述不辭管院旣一事
矣及至向後事多聞所不聞則頻改品藻而亦未
嘗以慢辭相加有以江都爲奴之讀醜詆過分則
斥其不韙有以栗谷入山之失倫擬失當則駁其
不襯蓋先人於尼山事無適無莫而常操其平即

二老之地位高下與自家慕用之淺深亦從此權度中推去豈容他人之與議哉伏蒙以疏辨時所酬酢前後問答一一錄示其廣記備言儘有委折以家庭言議之素質之頗有異乎所聞不知緣何而牴牾若是舅主於先人有淳夫原明之密凡於性度氣味其知之必悉矣姪則四十年父子其於毛髮之相似與否或不至全昧矣其所不著於當時問答者舅主必不以無爲有其所不近於平日辭氣者姪亦不敢以譌爲眞若非頑嚚以神頣精亡而不省則或者明聽因日遠年久而有差也記

昔乙丑舅主自平康抵書先人以向背逆順致詰
焉則先人直答曰我之不能爲左右如左右之不
能爲我蓋言自己之不能背懷而向尼如舅主之
不能背尼而向懷也嗚呼自有尼事奄已二十年
而亦閱百變滄桑矣舊聞易訛空言無憑惟先人
手札所載的有可據亦不容句下別添註解則姪
之所欲覼縷不休者亦可以省得葛藤矣
移書宋伯純斥尹拯門徒之交搆
畧曰黔潭有林遇箕者以未與斥和反攻軒相等
語肆然侵斥於老先生云果有是事耶誠有之則

不惟無異廈成廈成之會未生意者也在尼徒則作此邪說久矣不知遇箕何從得之託以扶護春堂而毀冠裂冕如是其肆然耶可知陰受指嗾於酉峰之門者情迹難掩矣又有一浮說尤翁別集來到某家其中有不可道不忍聞之說凡有口者莫不來問昌翁卽答曰先人於尤翁固嘗待以函丈矣師生之間苟有磨切規責未始有不可受者今日別集之出不知有甚嚴訓也在不肖體先意之道固不當拒而不受亦不合反學酉峰懟先美之不揚而甘心爲逢蒙反射也决矣假使尤翁本

無此說而後人杜撰者則令孫謹厚吾知其必無
是事爲我謝酉峰之徒曰毋勞心於緝𦁠交搆爲
也

丙戌先生五十四歲

正月入蘖溪

三月遊春川昭陽亭轉入淸平山

女婿李德載從

四月入京轉遊關西諸勝

有日記

五月還京患腫仍留

七月省農巖先生于三洲

八月十八日夫人李氏卒

先是夫人連住蘗溪五月爲護女病入京以腫患

卒于倉洞（李德載家）

十月葬夫人于抱川卯谷

有祭文

丁亥（先生五十五歲）

八月往抱川行節祀于夫人墓還京行祥事

十月歷淸平山還雪岳

碧雲精舍成

谷雲先生嘗遊雪岳於五歲菴梅月堂金公時習所居舊基下二十里得一洞府愛其潭壁清幽刻木隸碧雲溪三字豎之地爲先生精舍營表舍未及成而寒溪僧移寺來搆所謂碧雲寺者是也至是就古菴之傍別起數間屋距溪且十里而仍冒其名蓋識伯父遺意也又取朱子居然我泉石之語扁以居然亭

戊子先生五十六歲

二月遊頭流山轉往安東歷省先墓遍遊嶺南諸勝有日記

閏三月還雪岳

四月聞農巖先生疾革往留三洲是月農巖先生卒

六月觀農巖先生葬于石室

祭文畧曰談百年之命而較其得失者是爲一人而悲也論當世之才而惜此淪沒者是爲一邦而惆也惟斯文千古猶有未究之事是識者之所結轖亦仲氏之難瞑處須知稷契之業非其所任而別自擔荷者甚大喬松之壽非其所冀而欲用桑榆則有在如是說恨方爲知己之淚耳竊謂有天地自然之道有聖人經典之理有大賢訓詁之義

天地之所不言聖人言之是爲天地待聖人也聖
經之所未晰大賢釋之是爲聖經待訓詁也訓詁
之所留蘊千古是待亦朱子無窮之意我仲氏豈
其當機歟夫以高朗通透之資著虛遜刻苦之功
是則偶一間值可見天奉者大又所置其身不于
巖廊而投之於林野寂寞之地者殆將培積聰明
用究可大之業夫不以一字明訓博一世善治寧
可　聖朝失賢輔不可朱子無忠臣亦一差遣之
意南軒以朱子閒中究業爲殆天意者亦可謂古
猶今矣仲氏之意亦知其天責有歸則益復精進

不以疾病自息健天之以高山之仰悠然身世之
兩忘憤樂之相循又豈知年數之止於此乎弟之
得師天倫猶子由之學於子瞻自始磨礱只在於
文墨間事及至所之既倦情隨事遷而一爲僇民
萬緣都灰則霜降水落政其反本之時兄曰洙泗
濂洛弟亦曰洙泗濂洛向之欲追眉山競爽之美
者今轉爲河南講道之慕矣以弟頹惰稍得扶豎
識些道理緊仲氏惠訓是賴自遭凶變心膽破碎
風味隕墜此後調度只得抱朱子全書還我舊隱
極意鑽研參互以仲氏劄目有以融通之則庶幾

神情相近不爲存沒所隔後撰墓表誌銘文集序
○葬時李公喜朝欲書官職於壙上灰誌先生曰
書以農巖金先生諱某足矣何必以官職爲乎及
題主令具書卒職

九月還雪岳間入谷雲

十月碧雲精舍燬移寓深源寺

族孫純行侍○答養謙書曰余寓白蓮只若干日
旋來大寺與純各占一房讀易遍誦餘事無不愜
意

己丑先生五十七歲

正月聞仲嫂李氏喪赴哭于三洲入蘗溪
四月哭從子祐謙
　後撰墓誌銘
還雪岳
九月永矢菴成
　有告雪岳文○菴在深源寺南數里許朝元峰下
　取考槃詩語名之室曰淵默堂曰山立樓曰延白
　地勢孤絕殆不堪居而先生安而樂之有詩曰應
　將一部易研究老於此蓋擬終身不出焉
賦石潭第六曲詩

尤齋先生嘗賦石潭九曲歌仍用朱子武夷棹歌韻分屬於同志而未就矣至是門下諸公繼託於先生故有是作

三淵先生年譜上

三淵先生年譜下

庚寅（先生五十八歲）

春遊江陵烏竹軒（栗谷先生降生之地）杆城雲根亭入京

撰文忠公行錄及夫人行狀

八月還雪岳遊金剛山

金化令李一源（秉淵）追到中白雲菴

九月自雪岳入京

十月入蘗溪

十一月觀族兄麟蹄公葬于楊州尾孔里還蘗溪

有輓詩後撰墓表

辛卯先生五十九歲

二月歷抱川轉訪李一源于金化還雪岳

輓李持平東彦

李公直臣也忤賊臣趙泰億誣以父喪避含斂鍛
鍊閱歲終以瘐死輿情憤惋先生素未相識而聞
其改葬爲作輓詩以哀之

八月遊金剛山

士敬鄭厚卿東後俱

九月還雪岳

尹瀹趙德粹自永矢菴迎拜於鶴巖致謙來候於

葛驛先生與留菴中數日仍携諸人沿溪上鳳頂

五歲庵之間徧搜奇勝極意而還有鳳頂記

葛驛精舍成

有弄丸亭俯仰廬○從子信謙侍學

答辨李仲謙顯益質問

仲謙論中庸未發之義謂未發乃地頭地頭無工夫有工夫斯爲已發與朴尙甫弼周往復辨論就質于先生先生答書畧曰朱子論未發曰耳目則有聞見矣手足則有運用矣以至黈纊蔽前而可知有贊引矣甚且援引程子非禪定而譏許渤禪定

爲非則冥寂不可過也許渤可譏則窓外之聲可
卞誰也如是說來所謂未發亦非懸絕之地不容
著工者也語類曰未發謂之中發則謂之和心是
做工夫處以此觀之則心之做工夫果何間於發
未發乎今以本體寄之人事之外而謂非工夫所
存是看地頭太高而認工夫太重也以愚見論之
未發工夫豈眞有不可形言者乎始則收放藏密
中則當體照管終則保有貞久隱約是工夫意象
有可指陳顧未有虛融脫灑看耳夫敬者一心之
主宰其能自主自宰非假他手也邂逅於事物思

慮之隙炯不昧定不撓矣則仍其體立而不失存
存自其良能如此以心攝心非所可疑而亦不待
撑筋努骨而後方謂之工夫勤於動而弛於靜非
所謂常存敬畏歸功於過去放手於現在雖謂之
究竟頓斷直任其自然境界未爲不可也推仲謙
受病所在致謹乎寂感前後之際而欠瑩於心性
相統之妙有見乎動爲靜賁而未悉夫體與用符
徒言其敬無間斷而未分其功有頭項惟恐犯手
之累眞而不憂輟功之離道其異乎朱子者端的
在此豈可驅脅牽合而强使之同哉○仲謙又謂

禽獸不具五常未發前有氣質善惡以所與魚舜瑞有鳳往復書來質先生幷籤論其非

壬辰先生六十歲

二月遣人致奠于仲舅再朞

祭文畧曰篤信師道如子夏氏思以易世義形言厲憫惻小子迷於向背申申曷詈不翅提耳事在至難義無雙安莫捫余舌罪犯不韙大度包容非夷所思

入京歷石郊而還

訪士敬于楊口任所而還

九月圖陰來會
士敬及厚謙彥謙李德載羅浚俱會
十一月夢窩公奉使赴燕入京送別
是行稼齋陪往先生隨行至松都而還
十二月還雪岳
癸巳先生六十一歲
哭李子東海朝
有祭文後撰鳴巖遺稿序
二月遊杆城永郎湖土城瀑雲根亭
三月遊襄陽新興寺繼祖窟

迎拜夢窩公于高陽陪還于京
五月哭圃陰于伯氏第
圃陰天姿淵懿邃於理學先生許以天倫間師友
自農巖先生下世之後倚重益專及其卒甚慟惜
之祭文有三洲半破之琴終復絕絃於圃陰之語
八月還雪岳
十月入金剛山棲白華菴
孫文行李德載侍○上夢窩公書曰到楓岳擇取
精藍以棲止蕭然無飲啄之慮只以焚香誦易爲
事一生六入今番爲最適意

甲午 先生六十二歲

二月還雪岳

撰文忠公墓表

五月入京還留蘗溪

孫女婿尹萬東侍

七月入京患痔癧

留倉洞李德載家間寓洗心臺稼齋舊宅醫治

八月歷石郊金村還留蘗溪

彥謙信謙侍學

九月還雪岳

十一月移棲金化水泰寺

維摩崔春金長城士人金義瑞之奴也爲人端愨廉介且有烟霞之癖慕悅先生願爲僕從先生嘉其誠受諾於其主自乙酉來侍雪岳薪水服勤十年如一及是忽爲虎噉先生極驚慘使隣寺僧拾骨茶毗爲文以哭之時侍者皆失魄喪膽無由安接不得已出山諸寺僧徒及葛驛村氓老少凡百餘人羅列拜送有惜去之意先生亦以此山爲畢命之所一朝狼狽徊徨顧戀愀然不樂有别山詩乃移棲焉

移住平康浮石寺

時養謙宰平康先生就養而厭衙舍紛擾遂住是寺

乙未先生六十三歲

過歲于平康衙堂還住浮石寺

彥謙侍學

二月除司憲府持平上疏辭尋遆

疏畧曰臣性本迂騃習與齒長機與俗疎不復自同於平人逮爲孤露之身益無世念思自屛於山顚水涯以畢餘齒身外悠悠久矣灰冷癃殘朽物

丙申先生六十四歲

二月往平康

除持平旋遞

遊北關

有日記

訪李處士載亨于鏡城魚游澗

處士嘗受業于農巖先生學行純備先生就見之一宿談經臨別處士以所撰天命圖說贈先生先生贈詩留別歸語門人曰其人品甚高工夫又深繩墨之嚴尤翁後所捌見德性深厚頗有睟盎之

意夜間子弟待候窓外如童僕可見其教行於妻孥矣村秀才十餘人羅列左右質問經義亦自可聽所見亦甚平正縝密其論禽獸五常處尤非近世學者之可及文章亦縱橫不俗絕塞荒裔中生得如許人物豈非奇事別來令人甚不忘耳

四月還平康

上夢窩高公書論出處

時林象極呂必禧等爲伸兩尹醜詆夢窩高公無所不至夢窩高公上劄辨斥撕捱出郊先生上書畧曰劄中辭旨辨覈無餘蘊至論所爲先敬後慢者尤

極痛快欲救者雖家置百喙何以辨解之乎於其緊要命脈無可措舌則只得肆罵而止其亦窘矣張子曰困辱非憂取困辱爲憂今茲所遭吾未見其可憂佛者有言曰彼之伎倆有窮而吾之不應無窮朱子取之訟隻相詬之例辭不足爲戚再書畧曰伏讀諸疏　批執德愈固旣伸毁板之令又斥其與黑水相濟至曰必欲印行抑獨何心結之以痛駭渠輩更冲擊焉則將或至於毁院奪官矣一劄之力重於大呂定國是闡家學忠孝無憾夫豈以一時之臲卼損百世之光大乎宜遵　恩諭

亟入視事後雖有百鬼侵凌應之以不採方見樹立矣

謝答俞子恭肅基書

先生德業日盛遠近學者摳衣請益願出門下者甚衆皆謙讓不許子恭以書仰質曰退陶先生一生謙虛退託未嘗以師道自居而苟有請教於門下者則未嘗不提耳諄諄竭兩端而無隱念門下盛德若虛甘心退藏其不以世道自任視退陶殆有甚焉而士林之失望則大矣第覵門墻之下向實學而攻實事以執業而請教者固自不少而其

或慕風儀而思欲一瞻耿光講所疑而思欲一承
德音者亦必有人則亦宜假借奬掖引而進之俾
有以知曠度大量無一物之不容也先生辭謝答
之
七月入京
留清潭十數日
洪叅判錫輔別業也在三角山仁壽峰下有水石之
勝
歷金村入永平訪圓通菴還谷口
童孫憼行尹萬東侍

丁酉 先生六十五歲

正月留寶蓋山靈隱庵與諸生講啓蒙

兪蕭基閔亨洙鄭彦煥族孫純行謙行侍○有門人語錄○先生命茶與諸生各斟一杯曰朱子飮茶而稱其先苦後甘之味蓋天下之理始若苦澀終必有味古人有云風流得意之事一過便成悲凉清眞寂寞之濱愈久轉生滋味此之謂也因曰人常同羣會合無所切磋則無益不然而各自勉業雖不相見亦何悵乎又曰吾每於知舊之會合未嘗前期相約散離亦無悵然牽拘之意天下事

莫非朱子所謂水到渠成何可規規于其間反成私意而已耶時純行先歸先生亦將有行故有是語

二月觀伯嫂朴氏葬于長湍還留石郊

後撰墓誌銘

遊光州瑞石遍歷茂朱龍潭諸山水轉至鳩林

有日記

五月聞慤行訃還京往抱川迎哭

有祭文

還留于京

時夢窩公疾篤故也

七月答李叅奉載亨書

畧曰盛撰圖說每奉閱起欽蓋洛中有五常之稟人物有同異底新論出自權遂菴鄙輩只信中庸首章註而不從新論矣圖中以橫生倒生者均冒五常賂合於中庸之旨覽者以爲大快亾兄論此一欵亦未活看孟子章句而有所拘滯敢諉以初年未定說而以爲不可從○後又有答書畧曰五常之理人物同稟與否誠使粗通文理者納味中庸因各得所賦之理以下六七字則豈至把太極

爲兩截乎只坐礙孟子告子之註解粹然仁義之性物豈得以全之而未能融通以全字推上於稟賦之初而不知從分形以後觀其偏塞者發用道理之有不全云爾中庸之原初孟子之詳未何嘗矛盾哉程子有一說甚的確可爲此證曰物則不推人則能推然推得增幾分不推減幾分又曰物皆有五常之理如朱子諸說莫詳於答徐子融種種可證者非只一二又曰如高明則不待師友講說而獨操其要領凡程朱諸說合爲是證者羅引如右或少助夫自信之愈篤時人物五常不同之

論盛行於士友間先生謂此非程朱本旨其差謬
非細屢爲學者言之又嘗有詩示魚舜瑞曰五常
人物稟來同說自濂翁至晦翁不幸末流生異見
殆將萬片裂虛空陰陽隔斷相根妙動植虧全一
化中濯舊來新君若肯十年林下著研窮
九月還谷雲
十月留鳴鶴齋間往來石郊
齋在永平麥巖彥謙所新搆也
十二月自石郊入京
戊戌先生六十六歲

二月朝廷問　端懿嬪喪服制辭不對
先生嘗謂門人曰余於禮學甚疎　朝家或有問
禮之事而直以不知仰對眞是不知故雖不獻議
却安於心蓋自謙也
三月留石郊
四月入京哭孫女尹氏婦
歷石郊往抱川酹愨行墓轉入永平
五月入谷雲留旬餘入雪岳還留葛驛
有葛驛雜咏
七月往青草湖哭門人李震熙

八月留湖海亭

辛氏別業也在江陵海上形勝稱嶺東第一舊有畫閣中燬至是主人辛上舍正復聞先生將至即舊址起屋三間爲先生居宿之所先生甚樂之爲留一月與門弟子講易傍近士子多聞風來會

有記

閏八月遊五臺山還蘖溪

有記

九月哭明行

有祭文

十月哭俞君四命岳墓

有祭文追挽

十一月留永平白雲寺尋還鳴鶴齋

尹瀗俞彥銓趙明履侍○有門人語錄

己亥先生六十七歲

正月歷塲巖訪李同甫喜朝于靈芝洞仍自石郊還蘗溪

撰老峰閔公鼎重墓表

二月除持平以姻嫌遆

入谷雲

有讀書日錄

五月入京
九月往恩津鏡湖哭安叅奉始泰留高山安心寺
始泰有已巳急難恩先生聞其訃命駕往哭之有
祭文輓詩仍向是寺留待其葬日沿路探黃山白
馬江諸勝有日記
十月還石郊歷靈芝洞入谷雲
俞彦銓尹萬東侍魚舜瑞來會講易
除持平旋陞掌令上書辭
時景廟以王世子代理書畧曰記昔乙丑蒙
恩授六品官也親愛之言多勸以一番肅謝而臣

則頑然莫應不思所以仰承　德意者已知罪矣
當是時父母俱存兄弟無故四大安健六情逸豫
雖彈冠彯纓而出豈不爲悅而竊自以天賦之偏
官星非分斷置此生不蹝名途者矣心則然到今
白首之年死亡無日而捧土揭木馳駬騎而赴烏
府則果成何狀人哉人之處臣者尋常待以野客
呼以書生不忍以舊銜稱謂加之亦亮其眞情苦
衷故也夫何銓官獨非知己而以臣爲戲至于再
三夫霜臺風憲何等峻望而以是爲玩人之具曾
所未聞

祇受　內賜朱子書

庚子先生六十八歲

正月上疏辭職旋以姻嫌遞

三月就養文化縣衙

養謙時爲縣令

閏三月遊九月山還留文化

九月山有三聖殿位牌桓因曰帝釋桓雄曰天王居第一二卓檀君居第三卓先生不禮而出曰此必佛家事若單享檀君則敢不拜乎春秋薦香何無一人聞于　朝廷而改正之也

五月還鳴鶴齋

爲承　上候移住也

六月　肅宗大王昇遐詣永平縣門擧哀

朝廷收服制議辭不對

上書夢窩公論儒生服制

時始行方喪斬衰之制而士庶不及焉章甫中有儒生亦當服斬之論至於疏請故先生書論其非

七月入谷雲

十月製進　大行大王輓詞

啓殯因山日行望哭于山中

撰　御製夢窩公畫像贊跋

癸巳夏　肅宗大王命畫師秦再奚寫夢窩公眞以賜至是　大妃殿命下　御製詩文而像贊在焉先生作跋以紀其事

答宋道能堯佐書

道能同春堂先生孫也及同春年譜成送質于先生且請一言發揮先生辭以久謝筆硯因其答書極致平日慕用之意畧曰嘗讀書至說命終篇而累欷曰後無此事矣如管仲孔明非不遇也所講者覇業其於道統心法槩乎無聞至宋之神宗所

求者王佐而捨明道而得安石焉甚矣其難湊著有如是者而天佑東方　孝廟龍飛賚以先生與爲文明之治以九二承九五其庶乎在此竊觀契合之初交勉以精一心法凡百官萬務天下大計皆由此推去至其矯拂情欲切劘計慮無一齟齬而有從繩轉圜之美乍有去來上曰孰箴規予下曰靡所矜式乃使凡民俗士咸知儒者之有益於國也雖異調包羞之輩猶欲挽其遐志與共寅協豈非所謂聞風誠服覰德心醉底樣子乎蓋一堂魚水固爲稀有舉滿朝不齊之心而幷囿於春風

中是則匪夷所思區區於此竊所感悅而欽誦深
致執鞭之慕者後宋氏以此書附刊于年譜之後

辛丑 景宗大王元年○先生六十九歲

六月詣永平縣門參　國祥哭班還谷雲

下　別諭敦召上疏辭

因儒臣陳白有是　命

七月歷石郊入京

陞除司憲府執義

八月還谷雲

九月遆職

十月除執義兼　世弟侍講院進善旋遞

時　英廟新陞儲位

哭純行

有祭文輓詩

哭春行

有輓詩

十二月哭稼齋于京第

時先生患泄痢沉頓床第聞稼齋疾劇冒寒來視

及其喪悲疚甚患勢有加

送夢窩公謫行于良才驛

時建儲禍作夢窩公謫巨濟先生以己巳餘寃
再見家國之危日夕痛傷遂至委頓
守歲于六青軒伯氏第
壬寅先生七十歲
正月疾勢寖危出石郊
留村民方始振家
二月爲文祭稼齋
十八日口呼答上夢窩公書
倩庶從姪益謙寫畢覽數過又使謄出容齋逍遙
洞記展看已納送于簡逍遙洞巨濟勝地

十九日絕筆詩成

先生謂彥謙曰即今精神無異平時可誦百餘篇文字又有所作絕句未決取舍彥謙請寫出先生使左右張紙索筆臥書曰夙願平生在玩心高明峰(在雪岳)下細研尋風埃老死東郊外奇意青霞永鬱沉

二十一日朝移枕席于可久堂酉時考終

彥謙別墅也養謙以疾革有頃刻之慮請少俟日午先生作氣促移少間索紙筆請代寫不許先生臥書曰濂溪濯纓百源整衿今則已矣若耶三何

瓊雷二蘇都謬悠焉下方別書曰棺不過十五兩
衣不入錦違此非吾子姪也已而熟視信謙曰能
如是否對曰衣衾諸具已體平日之意備之先生
頷可諸子使信謙問曰文集使誰修定先生攢眉
良久曰本欲滅去矣然詩可示李秉淵洪世泰輩
文則魚有鳳存焉書札間去取可與俞肅基朴弼
周商量又問曰碑碣固不可矣表誌當託何人先
生揮手良久乃曰不知後來者如何今世則無人
焉又問曰至若行狀子姪輩不可不齊議搆出以
待後人當把何語爲大題目先生曰吾自少視軒

晃如浮雲每欲抱一卷易老於巖穴又曰初頭愜拓窮格路逕者多得自拙修齋仍舉兩手作劈判勢似形容分析奧義如此也又曰世人於儒道佛三家蹊逕糊塗如豕餅揔貫融會無過於吾且年來彖辭工夫寔多數處緊要疑晦有所發明嘗欲作一文字未果如聖人則之聖人用之之類是已信謙曰此則舜瑞亦嘗聞教先生領之信謙曰年來竊觀日用云爲只就面前一箇實字先生曰虛僞本所深惡信謙曰專意濂洛諸書始自何年先生曰已巳以後專意四書仍召諸婦女命男女分

席各面訣已而揮去婦女問時早晚李德載曰未初先生曰今日是寒食也仍曰何待明日遂命正席南首斂鬢整衿結肚帶拱手精神昭昭如而逝焉聞訃自搢紳章甫至于輿儓走卒山谷閭愚夫愚婦莫不相吊齎咨我 國冬至使歸至鳳凰城城將曰朝鮮賢士金某卒互相傳告怛咤不已

四月十八日葬于抱川縣卯谷辛坐之原

穿夫人墓合窆

壬子 英宗大王八年

文集成

凡十八冊三十六編門人俞拓基觀察嶺南出俸金用活字印行于世又有遺集十五冊三十編藏于家

乙丑奉安影幀于臥龍祠在春川谷雲先生舊基也谷雲先生嘗構堂奉諸葛武侯金梅月堂遺像以寓曠感至是府人士即其傍建祠並奉谷雲先生及先生遺像春秋有享

戊辰江原監司洪鳳祚立碑于永矢庵遺墟記畧曰先生自少有奇志而好遊名山水足跡遍國中獨以雪岳多峰壁潭瀑之勝而其蘊奇不見

又有類乎隱者故寂心樂之已巳後益無意於世
已丑又於朝元峰之南爲九楹板屋常處其中所
謂永矢菴是也嗚呼先生以清奇拔俗之韻爲玩
心高明之學又得天下名山以歸之雖不幸不得
久而卽十年之間其俯仰鳶魚吟弄風月相發於
泓崢蕭瑟之會者必有所甚樂而不可以告人者
今幷其遺墟且埋沒於穹林荒裔而不可識其處
矣先生歿二十有七歲麟蹄李侯廣矩撫覽太息
謀立碑以記鳳祚適爲方伯竊感其事而樂相助
焉

癸酉特 贈資憲大夫吏曹判書兼知義禁府事成均館祭酒 世子贊善五衞都摠府都摠管

左議政李天輔奏曰故徵士金某生長隆赫之門稟質淸高志尙超邁絕意名利棲遁山澤自己巳後苦節貞操有遯世獨立之氣象木食草衣斷慾四十年少好文章因文入道於性理大原所見卓越與其兄文簡公昌協林下講磨沉潛理窟其所辨說多發前人所未發而一生藏修於窮林絕壑不以學問自命故 先朝旌招之禮公議惜其太晩雖晦跡象外以終其身而其學問氣節可謂間

世豪傑之士百代之下聞其風者有足以廉頑立
懦身後褒揚至今闕焉臣常慨然當此世級凌夷
士節消磨之時尤合表章請令該曹考例　贈職
上允之後因筵臣建白　命贈正二品職
庚辰奉安影幀于石室書院
石室書院即仙源淸陰諸先生俎豆之所也院傍
有影堂奉安仙源先生曁文忠公影幀至是楊州
儒生李㙫等收議山林及搢紳以先生影幀配奉
焉
三月楊州儒生李修亨等一百四十二人上書請配

亨石室書院 不許

時 莊獻世子代理 批曰事體重大煩稟爲難

壬午楊州儒生安構等一百八十八人上疏復申前

請 不許

疏畧曰近故徵士 贈吏曹判書臣金某姿性峻潔品格淸高少卽卓然有奇志浮雲軒冕有遐舉物表之想已已以後矢心自廢滅影窮山草衣木食四十年晚被旌招之禮益堅高尚之操淸風峻節聳動當世此在某猶粗迹耳若言其爲學大致則上自唐虞下逮濂洛靡不咀嚼其言貫穿其義

而至其發揮論說尤一以考亭爲準則常病世儒
拘攣故常實未有自得故處靜積久思索愈專老
而喜易至忘飢渴高明灑落默契道妙近自日用
事物之細遠至陰陽造化之大內即身心性情之
德外及古今理亂之原參互契勘透徹玲瓏眼目
既高充養愈密實與濂溪之灑纓百源之整衿異
世同符而所造者蓋深遠矣是以夷考其言行則
孝悌通於神明志節確乎金石接其胷襟則月臨
萬川也望其氣象則壁立千仞也規模宏大而綜
理微密節文簡約而持守嚴謹坦易而無所藩飾

直截而無所牽碍雖其深於韜晦不屑以標望自高而剛健篤實輝光日新有不可得而掩者及其發爲文章崇深博大包括百家而歸宿于聖門蒐羅萬象而根極乎理妙闡明前經之蘊奥辨析羣言之異同蓋多發前人之所未發而其憂世衞道之切距邪扶正之嚴一皆於是乎見焉微言大義命辭沛然古所稱子厚筆力殆不是過如某者其不偏於一德而兼有乎衆美矣豈非所謂聖代之逸民希世之名儒乎疏入 上命召疏頭敎曰此人之行亐豈不知不待汝等疏亐自幼時業已飽

聞眞隱逸士也當其遐遊之時其家門之盛赫何如而乃能泥塗軒冕卓然長往考槃於明山麗水之間賢矣此人又 傳曰噫故執義金昌翕非徒學問若問今日隱逸舍此而誰先且至親盛滿之時巍然有所樹與山童野老自以爲樂周遍八路幼時聞其名而異之故曾因相臣所奏贈其職一書院追配予何惜之而初刱有禁令故浮文之類輒稱追配名雖異朝廷之道其宜審愼噫使故儒臣若有知浮文過節決不歆焉○士林以 上敎只聞其少日隱遯之風而未詳其晩年進學之實

將疏請取覽其遺集深究初晩用功之別而未果焉

戊子行狀成

從孫亮行撰

庚寅春　遣禮官賜祭于家

御製祭文曰嗚呼惟靈安東盛族粤在昔年南臺被擢以名相子志同沮溺一有除職所處無跡吏抱敎旨遍訪山谷世情何累隱身雪岳聞其室名意在弗告予之素志此等欽服今於暮年慕漢褒德特命賜祭其文親綴瞻彼故巷舊邸咫尺禮官

替奠感予歆格○正月 上講小學董生章 教
曰金昌翕眞可謂隱逸之士也予當以此人表出
以礪今日浮囂之輩仍 命贈大司諫尋知其已
有前贈而寘之 傳曰光武封卓茂爲褒德侯此
所以爲中興也今日祖孫講讀同席勸勉之時宜
行實政以予所知先褒若問山野人故執義金昌
翕固窮讀書志在山林曾聞昔年凡於除授府吏
持官敎而莫知在處予嘗欽歎而止於執義特爲
遣禮官致祭以示予暮年表奬之意後數日領議
政金致仁奏曰向者 殿下慕執義金某爲人賜

祭其家誠爲美事此人卓絕高風隱遯遐標不媿前賢若降易名之典則扶植風教誠在此矣 上曰金昌翕事尚矣有前例乎致仁曰徐敬德李之菡皆是數學而且有謚此人則文章學業優於二人趙龜命常曰三代後一人矣 上曰此言可謂公論嚴子陵亦有謚乎致仁曰嚴子陵未知其有無而陶靖節文中子皆私謚矣 上曰故執義眞隱士也予於此人非有靳持但如此之事後必有援例矣作事必謀始姑俟之可也○時儒林搢紳諸議以 御製祭文中沮溺二字非所以擬先生

欲陳稟改下而未果焉

丙申春　賜謚文康公

謚法道德博聞曰文淵源流通曰康時　正廟以

王世孫代理令曰易名之典古也扶植名敎振勵

風俗係之者非細若贈吏曹判書金昌翕之高標

絶俗余之嘗所歎慕可付太常議謚又因儒臣建

白　命不待謚狀後數日　臨筵敎曰高標絶俗

四字於故徵士狀德得無偏乎葢　睿學天縱深

契乎先生德業之實故　詢咨如此而筵臣不能

對揚識者恨之○先是山林諸議或曰文成禮樂

明具曰成是先生之所能也或曰文獻聰明睿哲
曰獻此四字眞箇畫出先生且古今文獻之徵惟
在先生則尤爲着題議謚者以聰明睿知爲帝王
之號而不能用亮行曰康字於先生斷然不可若
只有康節之康則不必爲妨而花潭土亭俱是文
康豈可一例同歸乎且一蠹之獻亦非獨忠納德
則人臣不敢之說决是無稽之論斷以獻字改謚
然後延謚爲宜改謚之舉先輩已有行之者同春
之疏改沙溪謚可見云議竟不行士林惜之
八月京畿儒生李修大等上疏請配石室書院

時 正廟御極批曰當商量

十月京畿儒生尹湛等上疏復申前請 不許

壬子正宗大王十六年

配享迷源書院

在楊根靜庵趙先生光祖之院也郡人士以先生杖屨地追享焉

己未奉安影幀于湖海亭

主人辛氏感先生舊躅以亭屬儒林奉遺像春秋有享

丁卯純宗大王七年

墓誌成

玄孫邁淳撰

辛亥今上二年

建新溪影堂

在蔚珍郡縣人朱宗儉等與慕先生杖屨遺躅出財搆堂講磨有年至是自石室書院移摹奉安春秋有享

建堯山影堂

在先生墓下先是有丙舍爲人燒燬縣人士起義刱建以家廟所安遺像移奉春秋有享

癸丑二月六道儒生金錫奎等上疏請配石室書院
批曰躋配是院夫孰曰不可而公議則愈久愈好
十一月八道儒生金七煥等上疏復申前請
批曰疏辭許令廟堂稟處

附

行狀　　　　從孫亮行　撰

先生諱昌翕字子益姓金氏始祖太師諱宣平有功麗初廟食安東子孫遂爲安東人曾祖左議政文正公諱尙憲　大明亡以陪臣抗節虜庭天下稱之祖同知中樞府事諱光燦考領議政文忠公諱壽恒德望名節領袖士林以忠直被己巳之禍妣貞敬夫人安定羅氏海州牧使諱星斗之女先生在娠母夫人有夢龍之異以　崇禎癸巳閏七月初五日生于漢陽明禮坊幼時豪逸不羈或與里中兒終日劇遊且喜象戲然卓犖有大志於一切富貴芬華視之若浼

時作句語輒驚人十三始就塾師學雖風雨必往不失期丁未隨仲氏農巖先生請業于靜觀李先生端相靜觀極稱許致書文忠公曰某文理才格日覺長進步驟不可量設有不羈之習苟能善變可期橫渠之學既冠更折節爲舒緩氣度頓異外舅李正郞世長甚器重之臨歿託其妻子先生年僅十六所居相去且十里而先生日早食徒步往勸課其孤兒外姑病與孺人至誠救護然未嘗寢處于內以終其十三月之制其嚴於禮防如此庚戌冬往省仲父文翼公于江華府仍上積石寺大讀莊子書至明年春始還

一日讀孫興公天台賦忽發山水之興飄然出門遍
觀楓岳諸勝而歸先生雅意高尚不肯進取而母夫
人以爲小科猶是儒生亦可悅親强勸不已先生出
而試庠序輒皆高等其詩格法雅健一洗程式之陋
西浦金公萬重擊節嗟賞以爲近世所未有癸丑中
進士自是絕迹公車大肆力於詩道自三百篇楚騷
古樂府以及乎盛唐諸家精治熟習折衷模範用成
一家之則又好修煉之學愛看叅同契諸書節食服
藥者數年知其終無益而棄之丙辰聞拙修齋趙公
聖期隱居南山下深於格致之工先生往見之拙修

與語大悅盡告其所嘗學者先生從遊講討遂成道義之交已未卜築于鐵原三釜淵仍以自號麤衣草履混跡漁樵人不知其爲簪纓子弟也辛酉以親命還京建洛誦樓于白嶽山下日與同志數人讀書賦詩以爲樂右相金公錫胄以高文卓操薦先生于朝癸亥往謁朱文正公質疑多蒙印可甲子　上以文忠公侍藥勞特　命子弟一人除六品職於是先生拜掌樂院主簿不就先生不樂於久處闤闠而文忠公愛楮島江山之勝有退休之意故先生作亭以先居焉至巳巳文忠公受後　命于珍島先生竗號

寃屈不欲生全而猶且與諸兄弟相勉應變處事一以其義旣葬奉几筵及母夫人入永平白雲山中執喪踰制哭泣之聲隣里不忍聞寢不用被坐不藉芐竹器木匙食不過數溢形柴骨削氣息凜綴幾不能保辛未外除猶處苫塊不御酒肉而至痛結轖無以自解則往棲山寺繙閱佛典以求塞悲之方已而讀中庸書恍然有感悟者悉去舊好而專意儒學先生每欲滅景窮山自絕於世而以母夫人年高不忍遠去遂定居于楊根蘗溪甲戌　上誅黜奸凶　命復文忠公官爵先生腐心沫血六年如一日及是始復

常膳而猶居外以終身焉丙子被選　書筵官戊寅
崔錫鼎爲相請用巳巳凶黨李瑞雨等先生極痛恨
貽書絕之癸未　除宗簿寺主簿不就朴世堂改撰
四書註侵侮朱子醜詆宋文正公先生移書李德壽
嚴斥其背正六月遭母夫人喪先生年踰五十而哭
泣居處與三年疏食一遵禮制乙酉　除翊衛司翊
衛不就先生嘗於雪岳百淵洞口置數間板屋以時
往來是年冬遂決意歸隱乃成碧雲精舍戊子精舍
燬移搆朝元峰下名其菴曰永矢樓曰玩心地勢孤
絕殆不堪居而乃先生安而樂之擬終其身不出也

甲午同居維摩崔春金爲虎所噉先生遂出山乙未
在金化水泰寺拜司憲府持平上疏辭轉入春川就
伯父谷雲先生舊棲築室以居丙申又拜持平旋遞
丁酉棲寶蓋山與諸生講啓蒙己亥二月拜持平十
月復拜持平旋陞掌令並疏辭先是儒臣李重協等
相繼陳疏曰某之文章學行爲一世所宗仰又曰高
風峻節可以立儒廉頑蓋一時賢士大夫無不屬望
於先生而 上亦臨筵歎尙特賜朱子書庚子爲承
上候移住永平鳴鶴齋六月 肅廟昇遐製進輓
詞辛丑夏以別 諭召上疏辭七月拜執義尋遞十

月又拜執義兼 世弟侍講院進善疏辭時今 上
新陞儲位羣壬迭進凶疏禍機不測先生寤寐 宗
國繞壁彷徨或夜觀天象以占休咎至冬士禍果作
伯氏忠獻公首竄絕海先生以已巳餘冤再見家
國之危日夕痛傷遂至委頓壬寅春在石郊村舍添
泄痢疾革索紙筆書一絕見志移次可久堂亮行先
君子泣問曰墓文託於何人先生攢眉良久曰不知
後來者如何今世無其人又問曰如行狀子姪輩須
相議搆成當以何語爲題目曰此則汝可作也吾自
少視軒冕如浮雲每欲抱一卷易老於巖穴又問曰

竊觀日用云爲只是一箇實字曰虛僞本所深惡又曰初頭恢拓窮格路逕得於拙修齋爲多又曰儒道佛三家揔貫融會知其分界恐無過我者旣而招諸婦女使男女分席坐各與之面訣即揮手去顧問日早晚侍者曰日在未先生曰今日是寒食也何待明日命傍人正席南首而逝實二月二十一日也先生平日每語畢輒斂鬢正襟飭帶而拱手至是亦然目無覩口不言而其精爽猶昭昭如也訃聞之日自搢紳章甫以至輿儓下賤山谷愚夫無不相吊咨嗟我國赴燕使歸至鳳凰城城將曰朝鮮賢士金某卒互

相傳告怛咤動色蓋夷虜亦知敬慕也以其年四月
葬于抱川卯谷里辛坐之原今 上癸酉 特贈吏
曹判書兼成均祭酒 世子贊善配慶州李氏白沙
文忠公恒福之後先先生十六年而歿後與先生同
兆有男三人長男養謙郡守仲男致謙都正季男厚
謙司評出後女二人長女適尹世亮仲女適正言李
德載長男男範行郡守簡行縣令和行主簿出後女
適進士俞彥銓府使洪益大尹萬東黃秘仲男男文
行承旨女適郡守李剛中直長李奎賢尹敬性季男
無子子簡行長女繼子洸郡守仲女繼子得培承旨

範行子履鉉熱奉履鏞履銈進士履鎬履鍈履鏽文
行子履鐸縣監簡行子履錫和行子履鍒子孫揔若
干人先生早服文忠公義方之訓又與農巖先生相
爲師友交勉以德懿經術其薰擩刮磨之工至矣惟
其氣豪而志大也故少嘗泛濫於詞章道釋而及其
沉潛正學則所存乎實無復奇異過越之想中年以
後蹤跡不出於山林其所涵養而玩索者多得於閒
曠泓崢之界而造詣益以深遠蓋其淸明之禀淵崇
之知不囿於古今風氣不泥於前輩成言黙求心師
眞知力踐以至查滓融化理事貫通而入於廣大高

明之域其路徑之會自與濂翁堯夫不期而共歸是乃先生始終入道之槩也先生玄通善思其窮格也不但求之於簡編必察之事物驗之身心凡陰陽造化之妙性命德義之微卦畫音律象數之繁賾靡不博推旁探研窮到底及其力久而真積則分析者該貫透徹者玲瓏其所論辨多發前賢之所未發尤以存省爲本雖不拘拘於外面矜持而閒泰凝定自有矩度不以物慾自累不以私意自蔽內而襟懷瑩澈絕無塵垢外則神氣精明不見潰墮常超然獨觀乎昭曠之原而人有所不能窺也其見於行事則事父

母誠意精力皆絕人文忠公深加愛重有事必與先
生議之母夫人積年寢疾將護盡方藥餌飲啖裁制
適可諸兄弟皆歎其不可及與兄弟友愛甚篤每聯
床講學名論迭發而雍容恭恪未或失儀親戚喪葬
或不遠數百里而徒步往問有友人病疫於客中躬
自看救及死爲之棺殮以送之凡敦宗信友救災恤
窮之類多卓然可法者不可勝記也先生爲人峻特
明潔慷豁正大嚴而能和直而能容忠信而不固朴
素而不野容貌淸古廣顙秀眉雙眸炯然瞻視之間
意想逌邁超絕望之若九皐之鶴千仞之鳳士之及

門者輒覺私吝蕩滌而志意悚厲也尋常接人言笑衎衎舉止凝穆又凜然可畏動作施爲一以直截簡易而畧無依違拘牽之意先生始不以師道自居晚年德尊稍接引後進遇會心人終日論說忘倦聲容不高不低信口輸寫而條理不亂曲譬善喻啓發人尤親切然開而不達導而不牽深得訓人之道其言曰讀書有死活要使冊子義理移在吾心方爲活法對書探討雖精而掩卷不與吾心相關却是死法又曰今世人事無非虛僞惟春日野田叱牛躬耕者差强人意學者務實當如此又曰陶淵明詩云採菊東

籬下悠然見南山可以想見其意趣蓋方採菊於東籬之下邂逅無心之際南山便來在眼前其胷中私意消落無少障蔽故外物之在前者不容安排而渙然相得物我之間天機流動此是曾點浴沂意思學者宜深味之又曰太極不雜乎氣故吾之養性不可累一物太極不離乎氣故吾之盡性不可捨一物統體太極可見其理一各具太極可見其分殊太極圖與西銘不可以異觀也有爲人物性異之論則曰太極全體無不各具而有全有未全所謂未全從發用處言若以全字推上於稟賦之初曰合下不具則全

失朱子之旨矣程子曰生物莫不具有五性居其一
而有其四嘗以五稜木面刻金木水火土輪而看之
居一具四宛然可見矣有爲未發本體亦有善惡之
論則舉勉齋此心湛然氣昏理明之說以證氣之清
濁無干於本體至若心卽氣質之說則又舉大學章
句虛靈氣稟之對言以明心之情狀實未嘗有物辨
退栗四七論曰理之發氣之發排作左右未若分爲
表裏七情摠爲氣機而揀四端於其中排作左右終
似未安乃緣此而以舜怒象喜謂非四端而置之善
惡之間則其錯爲重又曰栗谷要避互發故合作左

右說者每以先後爲言恐未妥氣之對理者凡有三氣質也氣機也形氣也氣質有偏局則對本然而言氣機有妄動則對中節而言形氣易自私則對性命而言言之須從律令而今乃渾而一之方論互發不以氣機爲說而至論人心又捨形氣所以言愈多而理未晰也又曰知寒煖識飢飽即人心也人心之妙亦是天機以爲氣所掩不能直遂者謂之人心人心豈皆不直遂乎又辨心學之病曰心學有二路一則主靜明心先以淵靜淡泊爲務待其靜極光現持以洞照羣物一則即事鍊心多就其施爲發用處提掇

其了了伶俐者使之酬酢萬變不礙諸般作用如陸王之徒是也二者雖所從入之有異其失窮格之大方而不能合心理而融貫則一也病世之學者以無希聖之志故若存若亾苟焉而自欺遂分六等人品五種病獘切切爲後學言之又病世之擡夯師門紹明先烈者全昧自修之義只以爭長較短爲事惓惓爲朋舊戒之至於古今人物之辨治亂得失之故亦指陳詳覈皆中其窾於經傳諸書讀必成誦曰余記性老而無減往往精神到處若有源源資給者每中夜而起課誦詩書到興會悠長時輒叩磬而和之尤

精於易意言象數咸究其全先後天換易方位先儒多以爲未詳而獨自覷破作說以識之後見胡氏翼傳一皆符合嘗曰吾之易說揣摩於胷中者可三數緼而無人倩寫未果焉是則千古之遺恨也先生少有禽尚之癖自經禍故每當情懷之悲悁則輒出遊以抒之凡域內之幽泉奇崖洪溟巨嶽杖屨無不到如楓岳則六七入焉其發爲歌詠者深鬱悽惋多哀郢遠遊之思方其出埃壒超鴻濛獨立於萬象之表若將遠事離物遺外形骸而乃更立心誠慤處事精確篤倫理恩義則微細必謹辨淑慝情僞則錙銖不

遺日用言行悉遵考亭遺訓而粹然一出於正後有知德之人必將悲其所遭高其所立識其爲曠世眞儒而慨然興慕矣彼徒觀其跡而以逸士奇人稱之者亦淺之爲知也先生著述有遺集數十卷又有門人所錄太極啓蒙說先君子以遺命將述狀文不及屬草而歿今履鉉輩乃使亮行續圖之小子愚不肖又生晩不得供灑掃之役何足以知先生之萬一哉顧念先君子臨歿以未成狀爲至恨小子於此誠有不忍終辭者謹和淚泚筆詮次家中舊聞用備立言君子之采擇

墓誌　　　　玄孫邁淳　撰

瞑方之山東北行十餘里而爲卯谷東距抱川縣治五里而近有岡負辛而歧其乙左右適均者形家謂之雙乳三分右乳之長後其二而墓者三淵金先生之葬也夫人李氏祔左先生之葬距今八十有六年而墓無誌蓋先生嘗有顧言而子孫謹守之不敢改也始先生寢疾諸子使人請曰脫有不諱墓文當屬何人先生攢眉良久曰未知後來者何如今世無其人當是時去古未遠先生之執友懿故猶有存者薦紳大夫負重望爲世所稱道者猶可指數也卽門弟

子材品有高下親炙之久善觀而不至阿好者豈盡無其人哉而舉不足以當先生之意而任窀穸之事況世益下人物益衰先生之所望於後來者固已落然歸虛而耳目不接聲輝寢邈擬議之及非僭則妄此墓所以無誌也然葬者安體魄也葬矣又誌焉者爲久遠計也葬而無誌葬之意有未備也抑所愼乎誌者以狀德也若生卒之爲某年遊息之爲某所榮有徵聘哀有秩謚著族明系下逮胄胤書之惟悉不文而質以告幽堂之在此而已爾則誌之全未也而所待於無窮者固自如也揆禮意無闕而又不甚於

僭妄惟此或庶幾焉蓋諸父兄議此有年而後以其
事命玄孫邁淳且詔之曰有行狀焉據以删補不爲
無所本也邁淳受命兢惶謹齋沐按狀而書之曰先
生諱昌翕字子益嘗卜築于鐵原三釜淵之上仍以
自號云金氏望安東以高麗太師諱宣平爲始祖嗣
後代有冠冕曾祖左議政文正公諱尙憲　大明亡
以陪臣抗節虜庭天下誦之卒配食　孝宗廟庭祖
同知中樞府事諱光燦考領議政文忠公諱壽恒德
望名節領袖士林以忠直被巳巳禍妣貞敬夫人安
定羅氏海州牧使諱星斗女也先生以　孝宗四年

癸巳閏七月初五日生幼豪逸不羈有大志於一切
富貴紛華視之若浼時出句語輒驚人十五受業于
靜觀李先生端相李先生獎許甚重以横渠之學期
之既冠更折節爲舒緩處事裁物矩度森如也捐修
齋趙公聖期隱居南山下深於窮格先生聞而往見
之趙公與語大悅盡告其所嘗學者尤齋宋先生承
朝命入都迎拜于路宋先生亦亟稱之先生雅不屑
取應以親命就國子試癸丑成進士自是絕迹公車
建維誦樓于白岳山下與同志數人日讀書爲樂間
出遊山水布衣草履混迹漁樵人不知其爲簪纓子

弟也辛酉右相金公錫胄以高文卓操薦于朝甲子用文忠公侍藥恩澤除掌樂院主簿不就文忠公卜地楮島爲退休計知先生性不樂闤闠命作亭先居焉未幾而遭珍島之禍既葬居廬于白雲山中執喪踰制柴毀幾不全喪除猶處苫塊不御酒肉及甲戌伸寃始復常猶居外以終身先生自遊靜觀之門於學已見大意而天分英邁不帖帖章句稟曰少讀莊周太史公之文喜其奇逸於詩道肆力最深慨然欲挽回風雅又取修煉家言斷嗜欲薄滋味者數年及遭禍故忽忽無人世念則繙閱佛典以求塞悲或獨

身棲山寺經月不返既而讀朱子書渙然悟曰道在是矣悉去舊好專用心於儒學此先生初晩入道之槩也嘗語學者曰今之號爲儒者於儒道佛三家蹊逕多糊塗余嘗看得熟故頗能辨之又曰無朱子工夫看朱子不出有謂生於其後不勞格致者乃世儒自怠語也其撰農巖墓誌亦揭此爲宗蓋塤篪間雅言然也丙子選　書筵官自是連有宗簿桂坊除旨皆不就癸未丁內憂先生每欲滅景窮山自絕於世嘗於雪嶽中縛屋數間爲長往地以母夫人年高不忍去既服闋遂決意歸隱名其庵曰永矢地勢孤絕

人不堪居乃先生欣然有餘樂焉甲午有虎警移棲于春川谷雲親戚故舊咸喜先生之出山先生終身以爲恨也乙未除司憲府持平遞復拜陞至掌令並上疏辭臺臣南世珍李重協等交章請敦禮必致上亦臨朝嘆其賢賜內藏朱子書 景宗初以別諭召陞執義 英宗冊儲兼侍講院進善皆辭遞先生遯迹巖穴若不以世事經心而於朝廷得失邦運隆替之際斤斤然用其憂樂尤晰於人情物態往往有懸判遙度出人思慮之所不及而鑿鑿中肯綮無毫髮差者自 肅宗末年黨議橫潰國勢孤危伯氏忠

獻公以元老獨幹鼎軸先生寤寐家國血焉焦憂密
勿覩贊襄有以扶持萬一而事已不可爲矣辛丑冬
建 儲禍作忠獻公首罹絶海先生先已屬疾至是
大痛傷委頓又添泄痢以翼年二月二十一日告終
于石郊村舍春秋七十臨簀神明不亂處後事甚悉
索紙筆書一絶見志自搢紳章甫下至輿儓走卒山
谷愚夫聞訃莫不相吊咨嗟赴燕使歸至鳳凰城城
將曰朝鮮賢士金某卒作怛咤狀 英廟在潛邸雅
聞先生名二十九年癸酉特 贈吏曹判書兼成均
館祭酒 世子贊善 親撰文賜祭于家 正廟代

理易名曰文康公先生聲名滿一國將與天壤俱弊
而知其實者亦鮮矣從子信謙草狀文未就而沒子
亮行續成之其聞見授受端的頗可徵也謹按其總
論曰先生爲人峻特明潔儼然正大嚴而能和直而
能容忠信而不固朴素而不野容貌淸古廣顙秀眉
瞻視之間意想遒邁望之若九皐之鶴千仞之鳳早
服文忠公義方之訓又與農巖先生相爲師友交勉
以德懿經術薰擩刮磨之工至矣惟其氣豪而志大
也故少嘗汎濫於詞章道釋而及其沈潛正學則所
存平實無復奇異過越之想篤倫理恩義則微細必

謹辨淑慝情僞則錙銖不遺禍故以後蹤跡不出於山林其所涵養而玩索者多得於幽閒泓崢之界而造詣益以深遠蓋其清明之稟淵崇之知不囿於古今風氣不泥於前輩成言默求心師眞知力踐以至查滓融化理事貫通而入於高明廣大之域其路徑之會與濂溪堯夫不期而共歸後有知德者必將悲其所遺高其所立而識其爲曠世眞儒也嗚呼近之矣謹附于末以備成全誌者考焉夫人世系事行及後承別記下方

夫人系出慶州鰲城府院君諱恒福之玄孫考吏曹

正郞諱世長妣光山金氏吏曹判書諱益熙之女也
生於癸巳八月二十六日自幼溫順敏惠甚得父母
愛十六歸先生善事兩尊人文忠公莊穆少許可嘗
稱之曰是婦雖孱弱疏通有心量吾所甚宜也遘癘
躬視護不避遷謫輒挈往己未從先生于三釜淵自
是屢移厥居未嘗有須臾寧生理蕭然人所不堪夫
人隨遇而安一不見咨咨色惟日俛焉以蠶績田農
爲事綜理絕人自被服飮食以至乘屋築圃鷄栅牛
欄照檢靡不周皆先事規畫無窘跲其治家縝密如
此至事涉非義一芥不以自累曰恐傷夫子之淸也

以故先生得顓讀書窮理不問家事或飄然出門窮濵絕嶽恣所游息而無內顧憂者夫人之力爲多焉及先生入雪嶽夫人病不克從與長子留居蘗溪丙戌就醫藥京師以八月十八日卒享年五十四葬以是年十月先生歿就以合封夫人幽閒靜一克配君子腴枯旨澹助成嘉遯雖流播困約以終一世芬徽耿耿匹耀無極歷選彤管所紀尠有臻斯美者也先生有祭文敘勤勞行懿悉矣而總之曰微君之順我迂安設噫坤德也無以復加矣先生　贈吏判夫人得從　贈如例有三男二女長養謙郡守次致謙蔭

都正出后季厚謙司評出后女尹世亮李德載正言

原本只錄三男二女而孫曾以下初未及錄

三淵先生年譜下

年譜跋

右我三淵先生年譜也歷屢世蒐輯至玄孫邁淳始續于成附以行狀墓

誌亢二編竊惟先
生道學文章言議
風節槪見於是篇
若其浮雲軒冕潔
身長往俟後人想

冢與纂之不能已
故是篇之中杖屨
之所遊履十居五
六孟子曰誦其詩
讀其書不知其人

可乎是以論其世也小子於此尤有所深感焉嗚呼先生挺豪邁之姿盡窮格之工灑落似

濂溪妙契似横渠
墳篪講明似河南
之二程高蹈遠引
探月窟而躡天根
康節邁之其沐一

家之私言後世尚
德者必於是有考
焉小子以先生旁
裔猥聞參訂之役
竊愧其缶久而缶

泯也今於先祖遺集之印並刊此編庶有以知吾兩先生志業之萬一云爾

崇禎紀元之二百二十七年甲寅仲秋從五代孫洙根謹跋

三淵年譜 全